

夜光杯

洁白的病房内，潘宗道头戴呼吸机，躺在病床上输液。此时是2020年11月9日中午，他离开手术室已两个多小时，完全清醒过来，看着窗外的太阳，思绪回到71年前的黄浦江畔……

1949年5月，我军发起上海战役，24岁的潘宗道任第三野战军27军80师直属九二步兵炮连指导员，率全连配合步兵第238团向固守在七宝镇的敌人发起进攻，与敌激战5天5夜。5月25日晚，连队打到黄浦江边的招商局大楼前停了下来，奉命原地休息。

时值梅雨季节，天空

下着小雨。连日行军作战的官兵们只穿着单衣，汗水早已浸湿了衣服。背包里除了一条小棉被外，没有其他东西。打入上海市区后，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伤亡很大的情况下，战斗中坚持不使用火炮和炸药。接到休息命令，尽管几天作战十分疲劳，天气又冷，但战士们坚持不住宅，睡在马路

上。招商局大楼门开着，里面设施豪华，但没有战士进去。他们吃点东西，就怀抱武器整整齐齐地分两排，一个挨着一个，垫着不及身长的油布，席地而卧。潘宗道见状很感动。查哨后，他也疲倦地躺在水泥地上睡着了。天

垃圾桶边抢『画宝』

早春的天黑得比较早。晚饭后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将家里垃圾扔到小区的垃圾分类投放点。处理好家务，快到晚上八点了，我一路小跑冲到楼下，正准备将干湿垃圾扔进垃圾桶，看到两个门卫正在看一本很大的杂志，看上去这本杂志有些年头。

他们都认识我，告诉我这本杂志是刚从楼上扔下来的。垃圾管理员面无表情地撕着一堆文件和照片，扔进黑色垃圾袋。我却两眼发光，赶紧凑过去，借助昏暗的路灯看到这本册子里贴了很多中国古建筑照片，大部分是古塔和古桥，照片下方还有钢笔书写的建筑名称。每张照片上面都敲有一个深蓝色的圆章，上面是“国联影业公司、美术部、参考书籍”。我赶紧问门卫：“师傅，能把这本册子给我吗？”他俩见我特别喜欢，就说：“反正要扔在垃圾袋里，你喜欢就拿去吧。”我接过沉甸甸的影册，正准备回家，突然瞄到垃圾桶边上还有一幅手绘电影场景图，有可能是当年影业公司拍电影时画的舞美设计图。由于我也经常画画，下意识觉得这幅画很有价值，赶紧问正在整理垃圾的师傅能否将这张画给我，他说：“你喜欢就拿去吧”。

我道谢后拿到画，仔细端详，是原作，描绘的是几十年前北方居室内一个角落。左上角有长炕，炉灶紧贴着炕，画面下方有张书桌，上面有算盘和账本。拿着影册和舞美设计图，我如获至宝，回到家，悄悄把它们放好，不让夫人看见，怕她说我又捡破烂回家。

过了两天，我拿出宝贝，看见抢救来的册子里贴的并不是黑白照片，而是在摄影杂志里剪下来的印刷品，有点失望。但是那幅手绘的舞美设计图的确画得极其精彩。我庆幸自己运气好，捡到了宝贝。突然想，国联影业公司到底是什么公司，曾经拍过什么电影呢？

我立刻上网查，得知国联影业公司创始人是李翰祥，曾就读于“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和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他是中国香港电影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除了做导演，还担任过编剧、演员、制片。在近五十年电影生涯中，他在华语电影领域内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1958年，他编导的《貂蝉》获第五届亚洲影展最佳导演奖；1963年，他编导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获第二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可见李翰祥超凡的导演能力。还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表姐带我看了当时的热门电影《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都是李翰祥导演的。1983年，他创办的新昆仑影业公司与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合作，编导了这两部著名影片，还获得当年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特别奖。

对面商店里有油布、雨衣等雨具，指战员们宁愿挨淋挨冻，也一毫不取。清晨，上海居民起床打开门窗，只见街沿旁、屋檐下，到处睡着怀抱枪支、和衣而卧的解放军指战员。市民们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场合，第一次同自己的军队见了面。

潘宗道清楚地记得，上海市区一些早出门的市民见到睡在马路上的解放军，都非常感动，有几位大爷大妈走到战士们跟前说：“解放军同志，你们真是为了咱老百姓着想！”一位老大娘流着泪拉着潘宗道的手说：“你们流血牺牲，这么辛苦，天这么冷还睡在马路

上，都是孩子呀！”许多群众边说边拉战士到他们家休息，有的看战士们连开水都没得喝，就回家拿了水和吃的东西往战士们怀里塞；有的拿了被子和衣物给战士御寒……问候声、锣鼓声、掌声在黄浦江畔响成一片。

战士们心里都记着《入城守则》纷纷婉言谢绝了群众的好意。炮兵连在上海战役中被师评为“遵纪爱民模范连”，并获颁“秋毫无犯”锦旗一面。潘宗道被军评为“松沪杭战役政治工作模范”，并荣立三等功一次。

上海之春是青年音乐工作者的舞台，提起上海之春，我有说不尽的感动。我的成长和后来写就的一系列受欢迎的作品，和老一辈音乐家对我的帮助和关心是分不开的。

上海之春的创办人是我的恩师丁善德先生。在筹办上海之春时，他狠抓创作队伍，把全市的作曲家都组织了起来，我有幸和萧白、王强、陈钢等一起参加了青年创作组。音协要求我们每个月都去开创作交流会，还要汇报创作计划、作品构思、写作进展，这些给了我压力，也带来了动力，也是一种责任。

转眼间71年过去了，潘宗道从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耄耋老人。2020年11月，95岁的潘宗道在体检中被查出早期胃癌。家人跑了几个城市，找了几家大医院，都因为他年事太高不敢收治。潘宗道说：“我们连的战友大都牺牲了，我已经很幸运了。”但是家人不放弃，继续求医。女婿听说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刘枫主任做胃内窥镜手术有名，就慕名前来。刘医生听了病情介绍，考虑到手术风险大，还是决定收治。他说：“老英雄当年解放上海不怕流血牺牲，不扰民睡马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医治。”

黄浦江畔的感动

徐鲁海

转瞬间71年过去了，潘宗道从年轻英俊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耄耋老人。2020年11月，95岁的潘宗道在体检中被查出早期胃癌。家人跑了几个城市，找了几家大医院，都因为他年事太高不敢收治。潘宗道说：“我们连的战友大都牺牲了，我已经很幸运了。”但是家人不放弃，继续求医。女婿听说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刘枫主任做胃内窥镜手术有名，就慕名前来。刘医生听了病情介绍，考虑到手术风险大，还是决定收治。他说：“老英雄当年解放上海不怕流血牺牲，不扰民睡马路，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医治。”

家父已是耄耋之年，不肯离开老家。我退休以后，虽和朋友一起做了点事，却并不太忙。因此，隔一段时间回老家陪父亲小住几日便成了常态。父亲生活规律，一般晚上8点就睡觉。陪伴父亲的日子，为了不打扰他休息，我不看电视；老家又没装着宽带，所以，每次回家我都带上几本书，待父亲睡下后，躺在枕头上，借着台灯徜徉于漫漫书海。

时间长了，我不仅习惯了这种状态，而且感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在万籁俱寂的乡村夜晚，远离了都市的喧嚣浮华，读书的心境也清纯起来。这时候，静静阅读一本好书，犹如品尝一碗营养美味的心灵鸡汤，滋润着干涸的心田；又如同开启了一坛浓香四溢的陈年老酒，畅快淋漓地独品，让自己的心灵陶醉盎然。

乘着阅读的翅膀，我穿越古今，神游天际，阅人间百态，赏碧水长天，叹世事沧桑，品人生激扬，仿佛是在进行一场心灵的旅行。捧着心爱的书，每每感叹时光在飞逝，一晃几个钟头便过去，不知不觉已近午夜。看累了，随手将书放在枕边，书香袭人睡梦甜。

作家刘白羽说：“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书在我的枕边，营造出万种风情。我像一只蜜蜂，在书籍的百花园里飞舞采蜜，乐此不疲。心灵，也因此变得澄澈透明。一枕书香成全了我的孝心，也丰盈了我的人生。

力学习西方的音乐艺术成就。我记得“赤脚演出”后的一天，院办公室突然通知我，要我和实验小组的同学一起，向陈毅同志汇报下乡新创作的小提琴齐奏作品。我有些紧张，也觉得奇怪，两首小作品怎么会闹到中央领导那儿去？抵达锦江饭店附近，我看到孟波先生也

雅俗共赏的艺术

何占豪

在，心想，或许老领导担心实验小组的探索偏离轨道，有意让我们直接听取一下陈毅同志的意见吧。当时，我们先演奏了纯器乐作品《四季调》，再演自拉自唱的乐曲《织草包》。演毕，大家围坐在陈毅同志身边听他的意见。丁芷诺同学还拿出一个小本本，一手握笔，摆出要作一字不漏记录的架势。陈毅见

了，用四川口音风趣地对丁芷诺说：“你可不要记哦，你记了我也不认账！”顿时，紧张的气氛一扫而光。陈毅表示，两首作品比较而言，他更喜欢听《四季调》。他还问我：“你为什么写自拉自唱的作品？”我回答：“为了让农民喜欢。”他告诉我们：“你们到农村去，写一些农民喜欢的、能够接受的作品是应该的，但不能所有作品都以农民的喜悦作为艺术创作的标准。音乐与别的艺术不同，是一门有高度技巧的艺术，国家培养你们，你们也是经过多年刻苦学习才掌握了这些知识、技巧，应该发挥你们的特长，不能丢了你们的专长。”我认真地聆听他的教诲，感到惭愧不安。

后来，孟波送大家到电梯口，并特意叮嘱我：“好好领会陈毅同志的讲话，以后还是应该多写像《梁祝》《烈士日记》这

类的作品。”我也明白了领导担心我为了普及群众而放弃高雅艺术创作的忧虑。后来，孟波先生代陈毅同志又特别嘱咐我，要保持原来这种高雅的风格，继续创作。这些话对我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后来我创作了一系列大型协奏曲，如《临安遗恨》《陆游与唐婉》《英雄泪》等，以雅俗共赏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上海之春这个舞台上，我得到了老师的教导，祖国的培养和首长的关怀，也明确了一辈子的创作目标：要把民族的艺术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一个出作品、出人才的大舞台，我特别希望在上海之春的舞台上能涌现出更多年轻人创作的受群众欢迎的新作品。

“上海之春”伴随着音乐家们的成长，见证了优秀作品问世。

责编：吴南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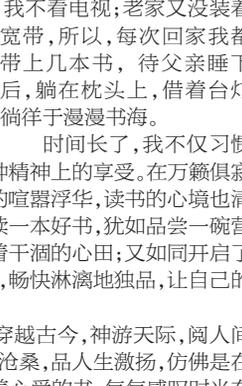
12月2日，一辆救护车驶入医院。经过几天的全面检查、专家会诊、科学评估，9日，老人胃中的肿瘤被摘除。手术很成功，4天后就出院了。三个月后复查，创面愈合很好，没有癌细胞。出院前，刘枫问潘宗道还有什么要求，他说就想看看当年战斗过的黄浦江畔。

12月13日清晨，一辆军用救护车行驶在黄浦江畔的马路上。看着东方明珠、杨浦大桥、风格各异的建筑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潘宗道的眼睛湿润了……



我要飞起来

(插画) PP殿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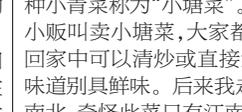
与几位东北的朋友一起吃饭，他们为了表达感情，总爱说来几个“硬菜”，我一听就乐了，“硬菜”者何？是否还有“软菜”？“软菜”倒是没有，其谓“硬菜”则是指鸡鸭鱼肉的荤菜。上海人有一种“米食情结”，一般是吃米饭佐以菜肴，不论荤、素，菜肴统称“小菜”，所以北方说的副食品市场，上海人今天还叫“小菜场”，有人问为什么？我想，小菜，主要是相对酒席中后上的大碗的菜而言，如全鸡、全鸭、肘子等大菜。吃酒席，显然是“大菜”，比起普通民众居家过日子的家常菜。更有一种老上海人吃西餐谓之“吃大菜”，如“法国大菜”之类，晚清《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吃顿大餐，你晓得要几个钱？还要甚么香槟酒、皮酒去配他。”鲁迅先生《彷徨·离婚》一文中也写过：“酒席如果能塞得人发昏，送大菜又怎样？”这“大菜”显然是指吃西餐。

上海连同江浙一带的人有一句俗语：“三日不吃青，两眼冒火星”。这个“青”当然不光指青菜，也指一切植物性的蔬菜，除绿叶菜外，还包括瓜、果、豆、根茎之类，我不是素食者，但相信多吃蔬菜对健康肯定益处多多。江南地区流行一句“苏州菜、杭州笋”，天下美味莫过于此。1960年代末我在大西北服役时，那个时候最想吃的是上海的鸡毛菜和小塘菜。到1990年代末，我供职于一家报社，没有餐厅，职工自行解决午餐，我们就到洛川东路上的家餐厅吃饭，要一份家常炖大骨汤，撒上一把鸡毛菜，外加一碗白米饭，鲜美的肉香味、笋干香，再加上鸡毛菜的鲜美，那醇厚的味道至今难忘。

鸡毛菜大家都熟知，知道“小塘菜”，可能有些年纪的人了。其实，它们都是青菜的一种，只不过生长周期不同，称谓也不同。晚春及入夏，刚撒下菜籽不久的青菜，发芽长叶十来天，小青菜一棵才长几根菜叶，如同鸡毛一般的细柔，青嫩可人，故俗称“鸡毛菜”，用它来清煸或放入肉骨头汤、蛋花汤，味道很清爽鲜美。到夏末初秋时节，小青菜长得比鸡毛菜粗壮了，一棵棵已经成形，可拔出在菜地里作为菜秧分畦栽种，江南塘横纵浦，塘边小块地里就可以栽种，人们就将这种小青菜称为“小塘菜”。菜市场里卖的小青菜叫卖小塘菜，大家都心知肚明。买回家中可以清炒或直接经水焯后食用，味道别具鲜美。后来我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奇怪此菜只有江南有，也许是江南的水土更加容易栽种吧。

江南人“逢熟吃熟”，一年四季，食物是跟着时令走的，现在大棚里可以栽种反季节蔬菜，那是另一个话题了。到霜降过后，青菜已经长得十分壮实，叶柄短而厚，叶片大而色深，碧绿上青，上海人称“南汇青”，苏州产的“苏州青”则更加有名，这时就叫“青菜”了。大青菜最易烹饪，煸炒易熟，吃口甜糯，是佐饭的最佳绿叶菜，炒青菜时有人总喜欢放些许糖，意谓吊鲜味，其实，这时候的“苏州青”“南汇青”无需放糖，因为它本身就带有一点甜津津的味道，与香菇放在一起，配成“香菇菜心”“鸡油菜心”等，更成为沪苏家常菜中的经典。过了一个严寒，到春节分节气前后，青菜抽薹，专掐菜薹煸炒，上海人称之为“菜苋”，现煸菜苋，碧绿生青，甜糯而有嚼头，也是吃口尚佳。

我们的祖先开始以菜充饥，“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也是饥饿所迫。《说文》曰：“菜，草之可食者。”《小尔雅·广物》也说：“菜，谓之蔬。”《内经》上说“五菜充饥”，在早已解决温饱问题的今天，从一棵小“青菜”，可以感受历史上的中国人吃茎叶蔬菜，也是在不断改变的。先秦、汉魏时期，多吃葵、蕲、蕘菜等，之后引进菠菜，又培育成功大白菜。明清以降，在江南吴地，青菜成了最普通、最常见，也最受欢迎的蔬菜，中华饮食文化的博大内涵和曲折历史于此可见一斑。



话说小塘菜

仲富兰

上海之春是青年音乐工作者的舞台，提起上海之春，我有说不尽的感动。我的成长和后来写就的一系列受欢迎的作品，和老一辈音乐家对我的帮助和关心是分不开的。

上海之春的创办人是我的恩师丁善德先生。在筹办上海之春时，他狠抓创作队伍，把全市的作曲家都组织了起来，我有幸和萧白、王强、陈钢等一起参加了青年创作组。音协要求我们每个月都去开创作交流会，还要汇报创作计划、作品构思、写作进展，这些给了我压力，也带来了动力，也是一种责任。

为了写好反映现实生活、大众化的原创作品，在音乐学院领导的鼓励下，我们每年都去农村体验生活。年轻的我们创作热情高涨，看到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景象，我72天里写了28首作品。这些作品在农村很受欢迎，我也为自己摸索出音

乐“大众化”道路而暗自得意。回到市区后，我们进行了汇报演出，为了保持农村的“原汁原味”，我们赤脚上台，向大家演绎《织草包》和《小熟田间好景象》两首曲目时，台上热情表演，台下掌声热烈，外加一片笑声。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音乐学院前党委书记孟波看了演出后，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还把这一情况汇报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同志。陈毅同志常年在上海以音乐会招待外国元首等国际贵宾，而我们这个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协奏曲《梁祝》、弦乐四重奏《烈士日记》、小提琴齐奏《四季调》《姐妹歌》等节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音乐会的保留曲目，所以他对实验小组的民族化探索颇有好感，他要求大家既要尊重、学习民族音乐传统，又要努

了，用四川口音风趣地对丁芷诺说：“你可不要记哦，你记了我也不认账！”顿时，紧张的气氛一扫而光。陈毅表示，两首作品比较而言，他更喜欢听《四季调》。他还问我：“你为什么写自拉自唱的作品？”我回答：“为了让农民喜欢。”他告诉我们：“你们到农村去，写一些农民喜欢的、能够接受的作品是应该的，但不能所有作品都以农民的喜悦作为艺术创作的标准。音乐与别的艺术不同，是一门有高度技巧的艺术，国家培养你们，你们也是经过多年刻苦学习才掌握了这些知识、技巧，应该发挥你们的特长，不能丢了你们的专长。”我认真地聆听他的教诲，感到惭愧不安。

后来，孟波送大家到电梯口，并特意叮嘱我：“好好领会陈毅同志的讲话，以后还是应该多写像《梁祝》《烈士日记》这

类的作品。”我也明白了领导担心我为了普及群众而放弃高雅艺术创作的忧虑。后来，孟波先生代陈毅同志又特别嘱咐我，要保持原来这种高雅的风格，继续创作。这些话对我以后的创作有很大影响，后来我创作了一系列大型协奏曲，如《临安遗恨》《陆游与唐婉》《英雄泪》等，以雅俗共赏的标准要求自己。

在上海之春这个舞台上，我得到了老师的教导，祖国的培养和首长的关怀，也明确了一辈子的创作目标：要把民族的艺术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一个出作品、出人才的大舞台，我特别希望在上海之春的舞台上能涌现出更多年轻人创作的受群众欢迎的新作品。

“上海之春”伴随着音乐家们的成长，见证了优秀作品问世。

责编：吴南瑶



我要飞起来 (插画) PP殿下